

## 郁达夫《迷羊》发言稿

各位同学晚上好，我是23级软件工程专业的张梓卫，在学业之余，我同样也在互联网上进行相关的爱情文学活动与公众号投稿。《迷羊》因为它另辟蹊径的叙述方式吸引了我，于是我选择和大家分享一部分我的思考，希望可以给各位一点启示：

首先，小说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长江沿岸的三个城市——“A城”、南京、上海为背景，男主人公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在小城闲散养病的时日里，王介成邂逅并爱上了艺人谢月英。两人一见钟情，私奔到了南京，以性作为感情的承重点，可不久后，谢月英对这样的生活产生了厌倦，从上海返回南京后，王介成对谢月英的爱，到了病态的程度——在肉欲的饥渴得到一次次满足之后的突然抽离，这种对身心的损害使他逐渐沉沦。

前段时间，一位研二的朋友正在上一门课程《20世纪西方文论》，我试着去阅读了她的教材，里面有一个概念十分吸引我——即空间叙事。我试着将这个概念结合到《迷羊》的解读当中，经过小组讨论，我附加了个人的观点，与大家分享我对这篇小说的深层探究。

### 一、空间叙事

这篇《迷羊》出色的一点是：非常合理地运用了空间叙事的手法。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普遍认为，“故事空间”在叙事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<sup>[1]</sup>。要展开对这些方面的讨论，就必然涉及关于故事空间的观察和描写角度问题。

在横向的文本层面上，郁达夫有意叙述了多个场景：如南京、苏州、上海等。他将空间地域作为小说文本层面的结构方式，例如，在《迷羊》的开篇便宏观描述了江南江北界线A城的地理位置：“在没有人来侵犯的地方，去享受静瑟的空气”。在后续为主角二人间的故事进行创作时，郁达夫笔下的两人也在空间叙事上，从空间的逼仄——“这一间小小的船舱，变了地上的乐园，尘寰的仙境，弄得连脱衣解带，铺床叠被的余裕都没有”，到豁达的视野——“月英登了这样的高处，看了这样的夜景，又举起头来看看千家同照的月华。”

狭窄的空间可能会加剧人物间的紧张关系，而开阔的空间可能会促进他们的相互理解。作者通过这些手法，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丰富的景观，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并感受氛围的微妙变化，同时理解他们之间的情感变化。

将地理空间变化与人物心理结合是一种有效的手法，可以增强故事的深度和复杂性。最初王介成在未遇到爱情时，内心的古井无波，到初遇谢月英时掀起的波涛，最后到淋漓尽致，至死不渝的狂风暴雨。从逃离A城，奔向南京，最后又

回到南京，整个过程在短篇小说中频繁地切换场景，加速了情节的发展。实际上大部分郁达夫小说的叙述背景都不稳定，主人公经常身在旅途与迁徙中，很少固定表现一个空间。

而谢月英是一位习惯了别人艳慕的女伶，失去了唱戏的舞台，她的归属和存在便会缺失。初遇时，他们通过肉体的刺激和放纵来疯狂，而最后，谢月英对大都市产生了“震惊”体验后，她便逐步脱离了“爱的对象”这一身份，而进入上海都市街头更多男性他者的眼光，并沉迷于如此被审视的眼光中而得到自满。于是王介成和她之间的固有关联逐渐消散，反而出现了谢月英与“男性他者”的结合。<sup>[2]</sup>故事里，新鲜而刺激的生理需求即使得到了满足，但一个更大的缺口——心灵所追求的不同却显现出来。

两人接近上海的程度与谢月英对王介成的热情度，以及她本身的活力度成正比，而到达上海后，谢月英也到达了她个人活力与生命力的顶峰。郁达夫在《迷羊》中多次写到了上海中令人应接不暇的西洋服饰铺面、大世界、黄浦外滩的景色，这些描写反映着谢月英对王介成的情感变化中，更反映着她生活态度的变化。

## 二、迷途的羔羊

郁达夫的“真实”是现代作家中少有的，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主要体现为性情的真与肉体的真。郁达夫在小说中不断地忏悔，自我谴责，既与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有关，又与作家纤敏的情感、柔弱的性格的气质有着密切联系。他的忏悔带有浓重的感伤色彩，同时却与清新的抒情风格相联系，展现着高超的写作水平和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。<sup>1</sup>

“迷途的羔羊”是郁达夫的自画像，它意味着郁达夫对过往的生命历程与现今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审视，同时也代表着郁达夫在人生谷底与创作困境之中挣扎求生之作，同时这篇小说也成为郁达夫文学作品灵肉之争的分水岭。<sup>[3]</sup>

显然，作者处处在暗示，王介成不仅沉溺于肉欲的享受，更追求于在此过程中对自己生命力的肯定。不仅如此，他希望他对谢月英的独占也能成为他为之骄傲的一部分。但是，最终他却发现灵魂的痛苦，是用任何方式也消除不掉的。

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因迷恋女戏子的肉体而忘掉了对灵魂的追寻，他的肉身变得沉重，生命显得轻，而这种“轻”，生出一种原罪感，这种原罪感使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样，在等待救赎。

## 三、疾病与欲望、男性与女性化

通过阅读，我们知道，郁达夫将王介成女性化地描述为一个弱者。他分给女

---

<sup>1</sup> 于宁志，郁达夫小说中的“忏悔情绪”[A]，徐州师范大学，2002.

主角的戏台角色却是“须生”，这是一个偏男性化的形象。一般来讲，作家若对戏子有启蒙或拯救意识，他会将对方塑造为“旦角”这样容易迷失自我的角色，易于成为他人“爱怜”的对象，便于后续施展启蒙与拯救的写作。<sup>[3]</sup>

但郁达夫总是特立独行，他笔下的男主，在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文化资本都被消解的情况下，再也无法将自己武装成强者，相反，谢月英从对肉体的沉溺中醒悟，如此下去她的命运无法被改变，于是毅然决然离开了王介成。

身份的错位完全颠覆了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戏子启蒙的可能，正如郁达夫所做的，在小说中打破男性优势的刻板印象与固有认知，他似乎也在证明着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。相对于女性，男性并不是天生的强者。

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患“脑病”，医生将之归结为“性欲不调”，这就为小说所暗示的“精神压抑”到“放纵肉欲”形成了暗线逻辑。精神的疼痛用肉体来疗救，然而纯肉体的方式又会将人引入“迷途”而形成精神怪圈，灵肉的离合像拉锯战。<sup>[4]</sup>

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得知，王介成表现出对于自身性能力的高度重视，因为性能力是与意志力联系得最紧密的一种肉体状态，然而最终因谢月英的一段话“我觉得近来你的身体，已大不如前了。所以才决定和你分开”而告终。这句话让王介成难过，是因为他的生命力被自己深爱的人否定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。

在廖一梅的作品《柔软》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在我们的一生中，遇到爱，遇到性，其实都不稀罕，稀罕的是遇了解。性实际上是爱侣之间，表示爱情的最恰当，最热烈的语言，我们逐步向前，不跨越灵魂的交流而直达肉欲，是为了不让它丧失那种示爱的功能。

## 四、尾言

在阅读并分析这些观点的过程中，我逐渐理解到，在如今的大时代背景下，这些投影到书中的人物的爱恨情仇，体现出的迷茫与恐惧，才是书中真正的主角。

即使有如此多冷漠的文学分析，即使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，找不到自己的信标，但是，请相信爱吧，去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界，去做一只迷羊，慢慢地期待自己可以遇见那一片迢迢星海。

---